

故园风雨

我的老家在椒江下陈的横塘村,它位于温黄平原的腹地。过去有句老话:温黄(稻)熟,天下(粮)足。村里地势平坦,土壤肥沃,河塘密布,阡陌纵横,算得上是鱼米之乡。村里虽然地方好,但以前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地少,人均不到半亩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杂交稻尚未普及前,农民一年做到头,温饱问题仍不能解决。每年的早稻成熟前,人们站在田埂头眼巴巴盯着早稻快点成熟,恨不得当场就可收割。这个时候,为了夏收复种田的需要,村里向黄岩院桥沙埠里里的廿四横和月亮岗等山里人家租牛用。那时候蛮有趣,我们称黄岩和院桥西部的人为上乡人或西乡人,他们叫我们路桥东部的人为下乡人或下洋人。上乡人牵牛来时,牛背上驮着几麻袋压得严严实实的番薯丝。到村里后,有需要的家庭拿来套斗,各称五斤十斤的番薯丝给家里救急。当然也不能多称,大家都匀着点。上乡人嘴角衔着香烟,眯着眼睛将借番薯丝人的名字和数量一一记在香烟壳的背面。待早稻收成后,一斤番薯丝用一斤稻谷相抵。村里人明知数量相等的稻谷比番薯丝价值高,但在早稻熟前青黄不接时难免“口燥吃盐卤”。上乡人送牛来时,牛背上驮着番薯丝,双夏过后,牛背上驮着稻谷回去。那时候,村里人非常羡慕山里人和农村人少田多的地方,有因的说今后要把女儿嫁到那里去。我的妻子与我是同一个生产队的人,我小时候曾亲耳听她母亲也这么说过。因为人多地少,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成问题。为此,村里也动尽了脑筋,多数生产队在那个年代陆续办起了集体的米面厂、粗米面厂、麦芽糖厂、煎红糖厂、染布厂和石灰厂。做米面是力气活,也很辛苦,需要人富力强不怕苦的人才能胜任。早晨我还睡得正香时,只听见村里米面厂“嘤、嘤、嘤”捣面糕的声音。因为米面做好后,上午还要

(静下心来观风景)

那个年代那时的人



故人故事

我的家乡地势低洼,河流密布,大小涓涓涓涓挤挤排排,人们去涓涓涓涓是撑着小船去的;每逢台风过境,洪水滔天,“一片汪洋都不见”。这样的环境,泗水是生存的基本功。这里的人,年少时就扑腾在河里,我七岁时就能游到小河的对岸。也有人不会泗水,至老仍是一只“旱鸭子”。不会泗水,掉到河里很危险。有人掉下去,幸运被人救起;也有溺水身亡的,我读小学时就有同学掉在河里死了。我父亲的一生,遇到过许多人溺水的事件,每每遇上,他总是奋不顾身地去营救。这一点最使我感动。我长大后,对父亲也有过叛逆,也有顶嘴的时候,总有不以为意的地方。然他的救人事迹,我始终引以为傲。那还是我三弟7岁的时候。一个夏天的午后,天气闷热,知了在树上放声歌唱,一群小屁孩在河边嬉水,我的三弟还不会泗水,夹在中间嬉闹,突然有人发现他沉了下去,浮不起来了,就大声疾呼:救命啊,救命啊!这时,我的父亲正在走向田间,只听到一群人正在呼救,开始也不知道是谁。闻讯匆匆赶到后,便迅速跳入河中,手摸脚摸,终于摸到了,将他拖到水边,一看是自己的儿子,便大惊失色。这时的三弟脸色发青,没有呼吸了。父亲拉上架势,又是挤压胸部又是人

(我是谁,需要一生去琢磨)

父亲的三次救人

拿到太阳底下晒。烧石灰我有亲身经历,那是最苦最累的脏活。烧石灰要先从运输船上挑石灰壳上岸,到洗石灰壳去污泥,与苍糠和煤渣一起拌料,再烧石灰。石灰烧好后,先用水化开,再用米筛筛去杂质,然后拌适量水放捣臼捣增加其韧性,这些活儿力气少一点都不行。尤其是烧石灰和筛石灰,以前农村没有电和鼓风机,烧石灰鼓风机全靠人力推动飘窗式的鼓风机,遇到逆风时不但要承受从石灰灶里冒出浓重的有污染的烟气,而且还要四个多小时不停地鼓风。石灰烧到下半场时,一个人鼓风的力气还不够,必须有两个人同时用力才行。一灶石灰烧好,最后得到的是五角工钱。当时的猪肉0.65元一斤,五角钱还不能买一斤猪肉。用米筛筛石灰,整个人成了“白毛女”。夏天筛石灰,满身汗水和强碱性的雪白的石灰粘在一起,整个人只有喘气的份,要说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。回家后洗澡还得花半天时间。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讲辛苦,大家都认命,平时人们常说,做人不辛苦哪有饭吃!正因为村里人多地少,为了解决劳动力的出路,村民们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我老家的村不大,但做手艺的人很多,有木匠、泥瓦匠、石匠、竹篾匠,还有建房打桩的、做鞋的、做豆腐的、箍桶的、油漆的、锡焊的、裁缝的、计量校核的、修手表的、理发的、染布的,等等。其中做木匠的人最多,不仅每个自然村都有,而且一人做木匠,往往是父带子、兄带弟,还有师傅带徒弟。木匠还有粗木(匠)和细木(匠)之分,前者是建房的,后者是做床、柜、桌椅板凳等家具的。俗话说:一技在手,生活无忧。这些手艺人统称“老师头”,在农村被人们高看一眼。他们农忙时种田,农闲时做手艺。我老家的行政村里还有一个横塘街,其中开店、做生意的人也不少,还有镶牙的、当医生的,这样又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劳

动中分离出去。除了做手艺的、开店做生意的人之外,村里还有很多人农忙时种田,农闲时外出补鞋或做小生意。最早时交通非常不便,外出补鞋全靠两条腿走路。椒江和临海还没建大桥时,过灵江还要乘渡轮,或者从椒江乘船先到临海。过灵江后,从临海一路补鞋到三门、宁海、象山,最远到舟山。我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舟山的地方好:“走到桃花(岛)不想回家,走到六横不想娘家”。1975年,椒江有了钢质客轮“浙江403”“浙江404”直航上海,交通方便了,人们补鞋都涌向东北三省。外出补鞋的人先乘“403”“404”客轮从椒江到上海,再从上海转乘其他客轮到大连,到大连后再乘火车分散到东北各地。补鞋的人也都是亲帮亲、熟帮熟,出去都是一批人。杰克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阮氏三兄弟也是本村人,他们创办企业前都曾有过较长时间在东北补鞋。其中小兄弟阮积祥仅15岁就挑着近人高的补鞋担,独自在白雪皑皑的长白山补鞋。他补鞋时受过旁人鄙视,饿过肚子挨过冻,夜里宿过村头的稻草窝。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正是因为吃过苦,见过世面,从而磨炼了人的意志,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,在后来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,一路向前。村里做小生意的人就更多了。“三鲳四鳊”鱼汛时,有的年轻人手脚勤快,五更出门,挑着小脚箩到十多公里远的霞浦和椒江口的岩头贩海鲜;有的到金清港贩盐虾、虾蚬。我小时候跟着大我六岁的哥哥走村串户也贩卖过桃和杨梅。其他还有卖糖的、卖土布的、卖洋糕的、打爆米花的,等等。人们挖空心思,任其所能,只要有钱赚,除了违法的不能干,其他的都干。那个年代农村的男人外出赚钱,女人在家也没闲着。她们除了在家照料老人、带小孩、做家务,农忙时晒麦、晒谷、晒稻秆,平时还

织帽、织布、纺麻丝。白天忙了还不算,晚上在煤油灯下继续干。那时农村很少有钟表,我只知道我母亲晚上织帽和纺麻丝时累得眼睛睁不开了,揉揉眼睛再继续埋头干活。母亲纺的麻丝,我小时都跟着大人到灵济和椒江的麻丝厂领来麻丝,纺好后交回去,又领来待纺的麻丝。家里到灵济近些,但从家里到椒江有20多里路,我力气小,每次都挑着20多斤纺好的麻丝,仅领回4元多工钱。挣钱太不容易了!夏天炎热口干,在椒江街头,看着一支棒冰有3分钱的,也有5分钱的,虽眼馋也舍不得买。中午在椒江原老马路桥边的小摊上买来2角钱的糕干坯,边走边吃,算是午餐。走路时经常摸摸放在衣兜里的钱,生怕掉了或被小偷顺走。那个年代的农村也不像现在重视环保,为了生活的需要,村民除了将自留地里的蔬菜瓜果拿到街上卖之外,家里都养着猪和鸡鸭,有的还养牛。那时农村造房子、嫁娶、娶媳妇等大额开支主要靠养猪养鸡的收入。和其他小孩子一样,我小时候读书放假后,书包一放草篮一背,就去割草喂猪、喂鸡,或者拿着捕泥鳅网在小沟河里捕小鱼和捕泥鳅喂鸭,或者拿着针线捉来蚂蚱穿成一串喂鸡。割草、捕泥鳅、捉蚂蚱,说是劳动但更像个玩。那时候生活虽然艰苦,但农村开门见绿的田园风光和清新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,以前的人也喜欢开玩笑。当时政府大力提倡养长毛兔,那时家家户户都养长毛兔。人们想象力丰富,曾编造出一则有意读破句妇孺皆知的大笑话:黄岩县长潭水库,某某县长毛兔。光阴似箭,一晃那都是半个世纪以前或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。现在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,农村的变化很大,但那个年代乡村淳朴的民风 and 那时的人不辞劳苦、勤劳节俭的内在品质和精神风貌永远值得怀念。

人间遐想

迟桂花

金新 (散文家、语文高级教师)

“往年这个时候,杭州的桂花都开过了,今年到现在都没有开花,满觉陇大概要门可罗雀啦!”不少有闲心的人感叹道。有人甚至杞人忧天起来:“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花朵龙年竟然在全国范围内‘休眠’,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征兆?”其实,桂花不开花并非无先例,明朝嘉靖年间便有过桂花大面积不开花的记载。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曾云:“桂子不开花,天下乱如麻。”其实,集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气象学家于一身的他无非是在观察气象抑或气象之余,想通过桂花来阐述一种物候变化与农作物或丰年或歉年的关系。其实,自古以来迟开的岂止桂花,唐人白居易《大林寺桃花》赞曰: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香山居士突出地展示了发现的惊讶与意外的欣喜,全诗把春光描写得生动具体、天真可爱、活灵活现,而又立意新颖、构思巧妙、趣味横生,实在是绝句中难得的珍品中的珍品。实记中(杭州日报)“下午版”副刊尝以“迟桂花”为刊名来纪念中国现代作家、革命烈士郁达夫,因为阿凤的短篇小说代表作《迟桂花》。小说一共写了四次迟桂花,意在以层层递进的形象思维下的逻辑关系来突出主题:“第一次:老郁伫立半山亭中,微风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撩人桂花香气,借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和偏僻的翁家山相比,突出迟者的花香沁脾,喜爱之意显而易见;第二次:喝桂花茶时,以翁则生之口,盛赞迟桂花,‘因为开得迟,所以日子也经得久’;第三次:在祝词上,老郁将迟桂花与翁则生迟来的婚姻并论;第四次:与翁家兄妹分别的时刻,老郁发自内心的喊出:‘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’,凸显的是人生的象征意义。”作品里天性的纯美的翁莲是作者刻画的美到极致的人物,也同样体现了和迟桂花一样的经得了风霜之意的爱好。桂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,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《山海经》中就有“招摇之山多桂”的记载,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,嫦娥是月亮女神,她因为偷吃了仙丹而飞到月宫,生活在广寒宫中,广寒宫中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花树,用桂花酿制的桂花酒被誉为天下第一美酒。嫦娥与桂花的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。嫦娥作为月亮女神,象征着阴柔之美和孤独坚韧;而桂花则象征着高尚、荣誉和吉祥。守着西湖过日子杭州人大多知道,这“市花”值班的日子是悄悄来的。这不,10月15日一早有人大喊:“桂花开了!”开窗一闻,桂香满园,难怪连钟爱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家朱国良都多愁善感了一回:“隐隐约约的一缕缕馨香,婉婉约约的一丝丝甜味,我觉得它极吻合江南的气场,饱满南方的气韵,这就是中天落下的桂子,秋天孕就的精灵。”“春秋总是代序,往事并不随风。”多年前与桂花有过一次特殊且令人终生难忘的邂逅,一如《诗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所感:“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,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丹桂飘香的日子,禁不住流香的诱惑,偕同家人去了一趟赏桂胜地满觉陇,但见花树溢彩流金,争妍斗艳,阵阵香气不唯扑鼻,且侵入肌肤。可遗憾的是那里人满为患,花前树下几无立锥之地,草坪上假山旁杯盘狼藉,甚然风景。有朋自远方来,不喜闹市的繁华,于是,又想起了前不久去过的那赏桂处。现在该是怎样一番景象?沿蜿蜒路款款而上,一路游人稀少,不多时至石屋洞前,门可罗雀。信步入院,偌大一个庭院仅有几位港澳同胞在拍照留影,十分空旷,抬头望去,桂树业已卸去浓妆,只有少数几棵还星星点点点缀着几朵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花,清香杳杳抑或袅袅。此情此景应了唐人唐寅的《落花诗》句“富贵园林一洗贫”,悲秋之情油然而生。迈出石屋洞行而不远,微风起处,居然送来浓郁的桂香,急忙瞻前顾后,隐约看见东楼西屋、河畔溪滨、坡下陇上,躺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圆竹匾,仿佛浮在水面的采莲盆。惊疑之余靠近细观,却原来是村民在晒用金桂腌制的糖桂花。面对这一花的精髓,沉思良久。美是瞬间的,善于感悟生活的人往往能感知到萧条中蕴藏的繁华。在“月出惊山鸟”般宁静的氛围里,欣赏落花季节的暂时幸存者,岂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,何必随波逐流,逢“花”作戏呢?带着怅然若失后的淡淡喜悦,循小径达水乐洞。往日的茶客早已寻寻觅觅,幽僻的洞口成几何形的座椅上空空然也。踱至“天然琴声”处,一泓泉水明澈见底,几能映出全影,唯水浅流细无叮咚之声,故乏琴音之妙趣。茫茫然不知所以间,骤然记起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之警句,不觉心醉神会。是啊,如果此时面临“天然琴声”,平心静气、心除杂念,想想那浑然天成的琴声,那怀抱神琴半遮面的弄琴女,那柔软的纤细手,那轻拢慢捻抹复挑的娴熟技巧,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戛然音响……比起真的无须想象的琴声来,不知要高超出多少倍。传说,东晋诗人陶渊明就有无弦琴一把,每酒后抚弄以寄其意,从而在想象中获得完美的琴声。这听起来好像神乎其神,其实旅游的最高境界正是“物我两忘”,乐融融兮,陶醉其间。这次陇上游,虽只看到了残花败叶,领略了萧瑟秋光,但心有所悟。旅游是一种高雅的情感艺术,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与修养,哪里能进入境界呢,充其量是一种低层次的精力消耗,物欲发泄罢了。陇上不复旧日景,然而,境由心造!其实,“心晴的时候,雨也是晴;心雨的时候,晴也是雨”。其实,早桂花也好,迟桂花也罢,何如心中一年四季开放的桂花?

茶言观摄

霞客古道

郭伟尚 摄

霞客古道位于台州市天台县,始建于唐代,盛于明,这条古道因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的描述而得名。在徒步霞客古道的过程中,我们可以沿着古道穿越山林,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,感受徐霞客当年的足迹。特别是在春季,古道两旁的梅花盛开,为徒步之旅增添了几分浪漫与诗意。此外,古道传说故事众多,人文底蕴深厚,如刘阮遇仙、济公传说等,这些都为古道增添了更多的人文色彩。

——作者絮语

